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學齋佔畢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李友騏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學齋佔畢　　雜家類二　雜考之屬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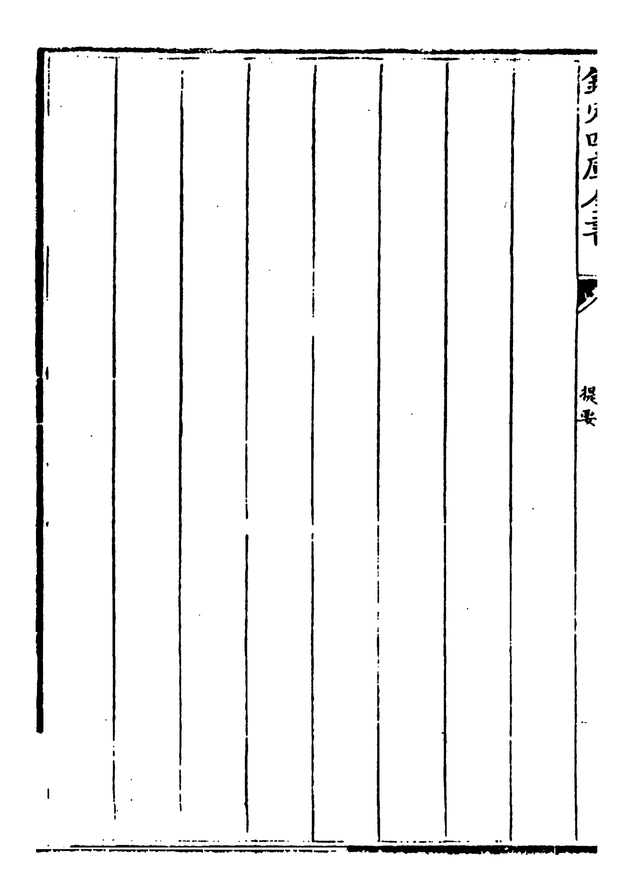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學齋佔畢四卷宋史繩祖撰繩祖字慶長眉山人受業於魏了翁之門了翁鶴山集中有題史繩祖孝經一篇即其人也其仕履始末不甚可考惟楊枋字溪集末有其挽詩結銜稱朝請大夫直煥章閣主管成都

府玉局觀齊郡史繩祖嗇奉祠時作所謂齋郡其郡望也是書皆考證經史疑義其中如君子懷刑訓刑為型于罕言利與命與仁訓與為許以凡事物之九數皆為乾元之九以禹於周易直鼎卦以至解黄庭堅詩讖蘇軾之類皆失之穿鑿如譏杜預注左傳誤稱逸書而不知古文之晚出謂市井字出後漢循吏傳而不知本出國語謂雙聲詩始姚合而

不知先有齊王融之類皆疎於考據然其他
援據辨論精確者為多亦孫奕示兒編之亞
也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學齋佔畢原序

昔人有言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又有云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此則禮經學記之呻其佔畢而多其訊也君子之學思則得之故中庸謂博學而謹思明辨語亦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凡讀書有疑隨即疏而思之遇有所得質之於師友而不謬也則隨而錄之積久成編弗敢自是而亦弗欲自棄盖欲告諸同志而共定之也故

裒為一編命之曰學齋佔畢覽者亦可見其願學之勤讀書之詳不為苟且以自慊也其或矜其謬舛而忠誨之尚毋金玉其音淳祐庚戌吉月陽朔後學眉山史繩祖慶長書于梓潼極堂

學齋佔畢卷一

宋 史繩祖 撰

易太極兩儀生四象而不及五行太極圖先五行後四時

或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而不言五行周子太極圖云無極而太極一動一靜而生陰陽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

時行焉何與易相戾也余應之曰不相戾也易是河圖數四十五土無成數五行不備故不言五行然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至五十五而土之生成數備為洛書數故洪範初一曰五行是也易雖無五行字而五位字即五行也故曰相得而各有合蓋天一與地六合而為水居北地二與天七合而為火居南天三與地八合而為木居東地四與天九合而為金居西天五地十合而為土居中央此五位者乃五行也易有太極兩儀生四象以

天地生四方言其體也極圖以兩儀分隂分陽變合而生五氣以行四時者言其變化之用也雖言五行而繫曰四時矣五行以土而分王四時亦由五常以信而分配四端五行相生者也故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土雖分王於四季而月令中央土必次於季夏之後而孟秋之先蓋冬爲水水生木爲春春爲木木生火爲夏夏爲火火生土而克金而土實生金故次中央土於季夏之後使火生中央之土而土生孟秋之金金爲秋而復生

冬之水也是極圖之妙用也土能生金亦如五常之信近於義耳學者當以理推之

土居中央王於季夏之後

或曰子謂土雖分王於四季而月令中央土次於季夏之後孟秋之前則與極圖水火木金土之序不合而子謂乃極圖之妙用何耶荅曰朱子之義詳矣其言曰以質而論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論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此乃五氣順布四時行之序也且

横渠張子亦謂土當王於夏秋之間此乃坤奠位於西南而易繫所謂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後天八卦致用之序則五行之妙又顯然於易繫矣

無極而太極即易有太極

周元公無極而太極一句朱文公之義詳矣而象山陸子靜獨以為無字分明只是老氏之言與朱文公強辨往反十餘書凡數千言竟不以無字為經言余因作太極圖演義舉易繫辭本注謂夫有必始於無太極者無

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其有之所極況之太極者也又云太極無也此即周子所云太極本無極也是周子本諸經旨易有太極一句而言非自立無極之說也一時諸儒皆服余之舉經注為證則陸象山數千言不辯而自明然尚有以易字非無為疑者余因舉蔡節齋淵得文公晚年之說以證之云易有太極易者變易也夫子所謂易無體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此自無而有之確論也又曰夫子言有者主易而為

言主易則易無體故曰有主極則極有形故曰無曰有曰無由所主不同此有無互根而有必始於無之證也或者又以陸氏言易書不曾以無字加有字及有字不與無字作對為疑余應之曰易書以無加有不是一處如地道无成而代有終是以無加有而為對也又有无妄然後可畜伊川又謂无妄則為有實則又以無與有為對體未嘗以老氏之說闢之也至如繫辭云易之為道上下无常而終以既有典常則龜山解以始雖無施

而可終亦有時而用是又以無加有而有無為對也豈老氏無名有名之説哉疑者咸喻矣

稱物平施

遂寧府九月朔直學張季南贊講易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以為四營成易乾老陽之數九為策三十六四其九為三十六是乾策也坤老陰之數六為策二十四四其六為二十四是坤策也以乾

之老陽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以三十六衍之則積成六千九百一十二策以坤之老陰一百九十二每爻以二十四衍之則積成四千六百單八此乾坤二篇之策總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此老陽老陰乾坤大父母九六之策推筭也若以六子之策推筭亦可蓋震坎艮少陽其數七四其少陽七數為二十有八以乘陽爻一百九十二則積成五千三百七十六策也巽離兌少陰其數八四其少陰八數為三十二以乘陰爻一百九十二則

積成六千一百四十四策也此以六子少陽少陰七八之數推之亦合成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雖康節漢上推演之數然舉之的切矣惟是當萬物之數一語以為特舉其盈數而槩論之却未精密余嚮作五量銘及易菴記凡再舉而言之今請再舉易象稱物平施一句以推其妙蓋稱即后世稱字乃權衡也今之稱自銖而兩兩而斤斤而三十斤為一鈞銖者殊也萬物散殊也兩者以數言之則兩地二地四之數而為六六者坤數也

兩其六而為十二象月數也兩其十二為二十四象二十四氣乃坤之二十四爻之數而應一兩二十四銖之數又兩八卦之數為十六而應一斤十六兩之數凡一斤十六兩計三百八十四銖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三十斤為鈞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以當萬物之數鈞者均也孟子所謂鈞是人也是矣言平均以當萬物之數耳故賈誼謂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其曰大鈞播物即稱物平施耳至後漢天文志云中外官為星

二千五百而海上占未存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萬物咸得係命焉則其以星數而證物數精且切矣

八卦四朞之數

或問曰子之五量銘既以三十斤爲鈞象一月之日數又以四鈞爲石取象四時凡重一百二十斤又爲十有二月之象而復歸于子於銖數得無差乎曰不然也吾之所舉以斤數而論故槩舉四鈞爲一年之月數若夫

以銖數而凖日則是積三十二年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日乃是八卦有四朞之日之數蓋老陽之數四九三十六老陰之數四六二十四少陽之數四七二十八少陰之數四八三十二老陽三十六老陰二十四合凡六十以六乘之得六六三百六十當朞之日少陽二十八少陰三十二合亦六十若以六乘之亦得六六三百六十亦可當朞之日凡八卦有四朞之日孔子止言乾坤之策舉其一而四隅可推所以不言坎離震巽艮兌之

策只言乾坤而六子可知矣由是以知八卦有四朞之日四而八之為三十二年則是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日為萬物之成數若以四鈞為石而當一年之數則亦合於此蓋有歲陽歲陰陽年子寅辰午申戌年是也陰年丑卯巳未酉亥年是也陽年取四陽卦乾之九數震坎艮各七合二十一加乾之九為三十即當一鈞三十斤之數四其三十而老陽少陽之數足矣陰年取四陰卦坤之六數巽離兊各八合二十四加坤之六為三十亦

當一鈞三十斤之數四其三十而老陰少陰之數亦足此應八卦有四朞之數也

中孚起於甲子非卦起於中孚

或者又問曰子之易蓭記謂上經起乾之甲子至節卦為六十凡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盡一年之候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此說當矣但節之後中孚等四卦以為中孚復起甲子其說安在余應之曰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於甲子耳蓋由揚雄作太元以初卦

準中孚故先儒誤以為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起於中孚耶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下經三十四卦始於咸恒終於既濟未濟且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凡三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為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

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為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為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陽生於子而終於巳下經三十卦是陰生於午而終於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於子故亦為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數為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為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為二十四氣應一

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巽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未濟坎離互體為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布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為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以三乘倍易數起律呂之妙

世儒皆知祖康節之學以四數乘倍筭易以為得四營成易之妙而鮮有以三數乘倍之為尤妙也葢三乃太

極函三為一大衍掛一象三才之數天一也三其一而為三才地二也三其二而六爻三其天三則應洛書九疇之數矣三其地四則應十二月周朞之數矣三其天五之中數則為河圖十五錯綜之數三其地六之中數則應十有八變成卦之數此乘倍為易數也至若太極函三之數則行於十二辰而為律呂相生之法始動於子黄鍾之宫子天一也參子之一於丑而為三參丑之三於寅而為九參寅之九於卯而為二十七參卯之二

十七於辰而為八十一參辰之八十一於巳而為二百四十三參巳之二百四十三於午而為七百二十九參午之七百二十九於未而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參未之二千一百八十七於申而為六千五百六十一參申之六千五百六十一於酉而為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參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於戌而為五萬九千四十九參戌之五萬九千四十九於亥而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乃前後漢律歷志注以為京房六十律相

生之妙而為陰陽變化之備數焉以三乘倍精密有如此者

三數乘倍乾坤之策以當朞之日

世皋知以四數乘倍乾坤之策以當朞之日矣亦鮮知三數乘倍之尤精也蓋伏羲始畫八卦皆只三爻及因而重之方為六爻乾之策三十六坤之策二十四今以三爻之數乘乾之策三箇三十六合為一百單八又以三爻之數乘坤之策三箇二十四合為七十二二篇之

策計一百八十若以倍數言之則合因重六爻之數二篇之策合凡三百六十當朞之日而應易係之説蓋大傳作於因重之後以三乘倍起於初畫之前也

三數乘倍八卦陰陽以成歲功

世衆知以四乘老陽老陰少陽少陰之數為三百六十而成歲功矣然亦鮮知三數乘倍之為尤精密也八卦始畫皆只三爻先當以三乘之乾之數九老陽之數也三其九為二十七坤之數六老陰之數也三其六為十

八合成四十五應河圖錯綜之數震少陽之數七三其七為二十一巽少陰之數八三其八為二十四亦合成四十五亦應河圖錯綜之數坎少陽之數七離少陰之數八三之如前亦四十五艮少陽之數七兌少陰之數八三之如前亦四十五三其八卦老陰老陽少陰少陽之數合凡一百八十（謂三箇老陰陽為四十五又三箇六子少陰陽計一百三十五合凡一百八十也）凡得三甲而為一百八十日倍其數則應因重六爻之數而為六甲三百六十日以成歲功以三乘倍

律吕固見於傳矣若夫以三乘倍易變及乾坤之策八卦陰陽之數實昉於余之積筭也

天生神物

易繫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余甞考神物莫著龜若也史記言下有神龜上有稠蓍稠即叢也凡下有龜而上有蓍者一叢必四十九莖以應大衍五十虛一之數又龜殼無間巨細背上中間一行五

窠以應五行兩岸八窠以應八卦裙兩邊二十四窠以應二十四氣通成三十七以應乾之策三十六而太極居中不動之一數底板下為地凡十二窠以應十二州分野之數通背上三十七計四十九窠即合大衍虛一之數此蓍龜之所以為神物也卜筮以定吉凶淵乎哉

天地數止於九

張橫渠曰天地之數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揚雄亦曰五復守於五何者蓋地數無過天數之理孰有地

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九是陽極也十也者姑為五之耦焉耳此繫辭精義天一至地十之解也或有問余曰數止於九是天一至天九凡四十五為河圖之數明矣若不加地十之數則洛書何以為數五十有五耶予應之曰然此正揚雄所謂五復守於五而横渠所謂十者為五之耦合於中央而為五行之成數以足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耳若夫天地自然之數則止於乾元用九三而三之歷十二辰至於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以之起律起歷而萬物之數大備無復加矣土無成數故坤止用六而云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且洛書之數雖曰五十五而箕子推洛書以明洪範只止於九疇而無復十數故九疇次五曰皇極以為用中之數謂前四後四則五皇極居中皇極乃大中也若過九而加至十則五之極烏得為中耶問者喻而退

易爻二五為上下體之中

或問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

也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其柔危其剛勝伊川指以為謙六四居多懼之地在賢臣之上張横渠以為柔之用近又以為進德徙義必精矧如二先生指以為謙之一卦何故言多字又謙之六四曰無不利撝謙初不言懼為疑余答曰是固然矣然又當主居中而為説逐卦皆然故曰多不必專指謙之一卦二先生舉一卦而言之他可推矣盖每卦二五兩位二為下三爻之中五為上三爻之中二與四雖俱為陰

耦之數然二居下體之中而多譽陰為柔故曰其用柔中也四則居上爻之初牽於柔而不及故多懼也五居上體之中而多功陽為剛而剛得中也故曰其剛勝耶三則居下爻之上而過亢故多凶也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必憂乎過與不及必協於中而求為多譽多功非要譽要功也以進德也故横渠以為進德徙義必精其說當矣

易繫卑高義

余昔侍坐於鶴山魏先生先生方與諸生講易至上繫首章忽掩卷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何不曰高卑而曰卑高諸家之解莫有及者其各思之余退而精思終夕翌早復於先生曰此豈謂畫卦之勢自下而上歟故曰以陳陳列也言卦畫自下而陳列至上則六爻之位自定而貴賤之位得矣貴賤者如第二爻為臣位在下第五爻為君位在上也孔子係易首以乾坤而定天地之尊卑次遂發明畫卦之體此其是

乎先生曰子之說得之矣

乾復仁字

先儒謂仁如桃仁杏仁之說蓋本於碩果不食故生生不窮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仁者不是死底物事故碩果不食遇一陽而便復如桃杏核子裏的人種之即生故謂之仁易六十四卦惟有復卦及乾卦言仁字復之初九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此克己復禮為仁故獨許顏子一人而已六二休復以下仁也謂當休養生息以厚

仁之發用如乾元爲善之長而體仁足以長人又曰仁以行之是自復而至乾六陽全體妙用皆歸於乾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太史公謂堯仁如天極於全體也

雷風恒風雷益

余講學規至遷善改過余因舉朱文公謂風雷益者莫疾乎風莫決乎雷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或有問曰風雷益與雷風恒何故在大象異義予應曰

雷震位風巽位先震而後巽方位之序順而有常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若夫風雷益則是先巽後震此為變動故君子體之以遷善改過耳

洪範商書

左傳襄三年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注云商書洪範也余按洪範今在周書而當時謂之商書豈以箕子為商人耶抑不知當時編在商書而經秦火之後編入周書耶但

箕子雖商人而洪範之篇實成於武王訪問之日只當作周書為正矣

經言

漢桓寬著鹽鐵論引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今皆不見所出又劉向乞封甘延壽等疏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今禮記中自有此句向號博洽乃捨經而引兵書何耶

逸詩句

論語子夏問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今考之碩人詩中無下一句或曰此乃刪去也余曰不然刪詩為三百篇恐不刪句又況夫子以繪事後素而答子夏又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而美子夏禮後乎之說似不應刪此句蓋詩經秦火之後逸此一句而毛韓諸家不暇證據魯論而增入耳余既為此說矣後覩三山陳善子兼著捫蝨新話論及素以為絢兮

一句以為孔子刪去且謂子曰繪事後素蓋詩人以素比質以絢為禮夫君子不可斯須離禮而曰繪事後素則是禮為後乎此其害禮者惟子夏知之故曰起予者商也今詩中無此一句是夫子因而刪之矣噫陳善之說何其無稽也今考論語古注云絢文貌初不以絢比禮又注謂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備知以素比禮故曰禮後乎初不以素比質今以古注證經則是子謂繪事後素蓋謂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則

素以為絢兮一句正是一章之結語要當其義與衣錦尚褧惡其文之著也意合孔子以後素而發明子夏以禮後而答問而孔子以為起予楊龜山謂非得詩於言意之表有所不能朱晦庵語解亦謂素以為絢兮一句此逸詩也豈可謂之刪去耶陋儒穿鑿經旨以傅會其臆說真不自量也

魚須笏辯

禮記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

竹士竹本象可也注球美玉也文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用純物也須音班謂以魚須文飾竹之邉也而後之俗儒承訛襲誤至馮鑑事始乃謂球玉為珠玉不知珠豈可以為笏耶又謂大夫用魚鬚文士以竹既誤以須為鬚於文字下又去竹字殊失本義而李賀詩云往還誰是龍頭人公王遣秉魚鬚笏以鬚對頭失之甚矣又漢制列侯夫人以魚須為樀長一尺為簪珥則直以魚須為象耳尤可笑也

君子懷刑

論語君子懷刑先儒皆釋以為畏法竊嘗妄謂懷字恐非畏字可解而刑字亦難拘以法字為斷切意刑字當解作儀刑如儀式刑文王之德及刑于寡妻之刑又當作典刑如尚有典刑及百辟其刑之之刑蓋君子所懷者儀刑典刑可則而效之小人則直惠利之是懷耳

朔月吉月

詩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注云朔日也而乃謂朔月蓋月

朔之反辭也亦猶書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之比也又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注謂吉月月朔也如詩二月初吉注月朔謂之吉吉月亦猶朔月也

滅烕異音

毛詩正月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注烕滅也義同而字異音亦異烕武劣反音血滅忙列反今或作褒姒滅之誤也然史傳亦多有誤作滅字者矣

與命與仁别句

論語謂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古注及諸家皆以為三者子所希言余獨疑之利者固聖人深耻而不言也雖孟子猶言何必曰利況孔聖乎故魯論中止言放於利而行多怨及小人喻於利之外深斥之而無言焉至如命與仁則自乾坤之元孔子文言已釋為體仁矣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曷嘗不言且考諸魯論二十篇問答言仁凡五十三條張南軒已集為洙泗言仁斷之曰言矣又命字亦言之非一如道之將行命也將廢命也公

伯寮其如命何又曰亡之命矣夫又曰五十知天命又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幸短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豈不言哉蓋子罕言者獨利而已當以此句作一義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此句別作一義與者許也論語中與字自作兩義如吾與點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又與其進與其潔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義之與比吾不與易也吾不與也等字皆其比也當以理推之

義利兼言

或者又曰子既言孔子不言利而言仁舉易四德文言為證何故亦言利者義之和余應之曰此正深斥乎利也聖賢言利必兼義而言之故文言謂利者必得義而後和舍義則四德之利字無所主而繫辭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於利上必欲辭正言順方為義於語則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子思子於大學末章乃合仁義而言之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又

明義利之辨曰故治國者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孟子學於子思故於七篇首章合仁義以賤利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實繼大學末章之章指也孔孟之傳淵矣哉

孟荀揚言性之所本

孟子性善之説實本於孔子繫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朱文公謂性善之理至孟子而益明其源實出於此是也蓋聖賢之學必有所本繩祖

謂孟子學於子思本於孔子繫易及中庸大學之書故道性善得其正也及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意其亦必有所本及觀告子問性然後知荀揚二子之說實本於告子也告子謂性猶杞柳義猶桮棬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謂人性本無仁義若杞柳本非桮棬必强用力矯揉而後就荀子得其說而謂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至傳於李斯遂指天下之人為惡嚴刑峻法以待之極於大亂之道斯固孟子謂禍仁義者必子

之言明驗矣告子又謂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揚子得其説而謂人之性也善惡混其害至於莽移漢祚莫知適從而著劇秦美新以賛之斯又體認不明之甚則又孟子謂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之明辯晳也孟子序謂有外書四篇性善辯居其一惜其不傳若夫荀揚則醇未見其大而疵豈小耶當反韓子之言而云荀與揚小醇而大疵也

詩人風刺

龜山楊中立語録云作詩者不知風雅之意未可以言詩葢詩尚譎諫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有所補若涉於訕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温柔敦厚之氣以此時人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謂明道也予每味此言以為深於詩教因筆其一二以發明之且詩之六義以風為首國風之作下以風刺上也如君子偕老刺衛夫人淫

亂不過盛陳其副笄六珈象服是宜而終之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而已如叔于田之詩刺莊公而反言叔也洵美且仁且好且武而巷無居人以從叔且叔豈仁且好哉言人之從之以微婉見意而已如株林之詩刺陳靈公馳驅以淫乎夏姬也夏南乃夏姬之子不曰從夏姬而曰從夏南蓋禮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弗與為友言從夏南而事可知矣此皆溫柔篤厚意微而旨深語類尚多難徧舉也如東坡則雄節邁倫高氣蓋世故不深

於詩只如作唐韓文公廟碑可謂發揚蹈厲然作書詆佛譏君王一句大有節病君王豈可譏耶詩三百篇只有刺而無譏如刺者與譏字義不同詩注云風刺謂譬喻不斥言也豈譏斥之謂歟若改譏字作規君王取沔水規宣王之義豈不善哉當有知言者不以予言為陋

稷契永世皐夔絶世

孟子謂擇術不可不謹信哉斯言余嘗於聖賢事業而有感焉堯舜禹授受以有天下葢舜以孝絶德禹以功

絶德矣而唐虞在廷稷契臯夔為四大臣亘古今萬世以為言令細評之稷以播時百穀烝民乃粒而拯天下之飢後世通祀以配后土之社至其孫子本支百世而繼世以有天下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匪獨此也篤生文王文公也周公傳聖道於天下后世遂郊祀后稷以配天周公於六經遂為先師此教民稼穡功用之報如此契以敬敷五教在寛使百姓親而五品遜是生成湯以有天下凡六百年而賢聖之君六七作不寧惟是篤生孔

聖傳道萬萬世為斯文宗主升為大祀此敷教之功用也至如臯陶亦以謨絶德矣然以明刑弼教故雖淑問如臯陶而後世卒不能有天下左傳又譏臯陶廷堅不祀則以刑名絶世雖臯陶尚爾況不臯陶若者乎后夔制樂以和神人教胄子可謂有益於教然左傳亦云有仍氏生女而美名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而豕心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則以聲色絶世雖后夔猶爾況不后夔若者乎稷契萬世而祀臯夔繼

世而絶擇術之不可不謹如此

詩人詠物

東坡謂詩人詠物至不可移易之妙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是也故坡之詠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蓋凡果之生也必青及熟也必變色如梅杏半儔黄朱果爛枝縈是也惟有橄欖雖熟亦青故謂之青子不可他用也

儔注奇語

羣書注疏解說多有奇語異事不可忽略看過如鄭氏月令注引農書曰土上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又引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虚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此數語甚奇又如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纖滅無光奈何以隂侵陽以卑凌尊見於周官太祝注又漢司徒府有大會殿亦云百官朝會殿見於周禮朝士槀人注又漢瓚槃見於周官典瑞注此皆史事而見於經注蓋鄭玄干寳皆漢人故引用與今云云皆漢事也至如

經事而見於史注則前漢志舜修五禮五樂顔師古注謂尚書五禮五玉五玉即五瑞也伏生年老聲之訛耳且列五樂之名之用於其下甚詳經史可以互見故不可忽至如李善文選秋胡詩注引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亦可以見亡書之語

笛見於經

宜黄李郛子經博洽之士也綴緝文瑣語其間云馬融作長笛賦云近世雙笛從羌起而風俗通以為漢武帝

時丘仲所作則非出於羌人矣然西京雜記高帝初入咸陽宮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又宋玉在漢前而有笛賦不始於武帝時丘仲所作此李子經之辨足以破世俗之疑矣以余觀之馬融之妄固可嗤李子經亦為未詳余攷之史記云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而作笛吹之作鳳鳴是起於帝世矣藉曰太史公之言未足以深據盍不觀周禮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以教祴樂鄭司農注謂篪七孔音池而杜子春謂讀篴為蕩滌

之滌六孔即笛之古字也經言可證如此後世不深考而為説紛紛可勝歎哉

立人達人

論語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立者自立之立非成立之謂如三十而立如有所立卓爾之立達者達德之達非聞達之謂如子所云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之為達言己欲立欲達必以此望人猶盡己推己成己成物之謂今之士夫每於干舉干闗則必以立人

達人為辭是可羞惡也

仕學先後

李主簿有傳問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何故不首言學而先及仕余答之曰重在學也政恐其仕之優則廢學故先曰仕而優則無廢於學又恐其學未優而入仕故次曰學而優則方仕此正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李曰善

利人利已

禮記云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所謂利者蓋利人也非自利也今之君子反是何必事君者其事長亦然揚文之名止文之過得實于外者皆是也否則繼之以怒而勃以沽名矣可歎也

夏屋非屋宇之屋

詩夏屋渠渠注夏屋大具也渠渠勤勤也言於我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初不指屋宇也經言夏屋惟此而已至揚子雲法言乃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

之憐憐也則誤以為屋宇矣蓋由漢人言廣夏大夏已差忒矣

儒釋老之異

易繫辭云生生之謂易生生兩字疊言之此大易之妙而吾儒根極用功處易者變易也所謂生生者變化無窮生意不息纔終於冬復生於春纔盡於剥旋生於復靡有間斷人之一身消息盈虛死生得喪萬事萬變無出此理而道家者流乃謂修證長生若使人皆長生而

不死物皆長存而不亡則一氣之消息盈虛滅矣世無此理也釋氏又謂證無生忍法經云不生不滅則是使天下皆絕生意人人物物塊然如死灰槁木豈有是事哉方之吾儒生則烏可已之言生生之謂易之語蓋覺夢之異也世之昧者捨正學而流異端何必昧者皆然雖儒者亦間溺其說矣哀哉

中庸大學言小人各有闕文一字

中庸第二章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蓋承上

句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而脫簡缺一反字故朱文公章句注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蓋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當增一反字為正大學末章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朱文公章句云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今以文理推之當是脫一不字蓋指言為不善之小人也何以知之大學第六章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

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大學卒章彼為不善之小人是蓋復第六章小人為不善之辭亦猶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亦以復上句小人反中庸之語耳此兩字乃小人的切之要故詳明之

詩諱國惡

洪氏容齋隨筆謂元稹連昌宮詞有規諷勝如白居易長恨歌然余竊謂前賢歌詠前世之事可以直言而當代君臣則宜諱國惡如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

禮蓋為國惡諱也司敗曾不知之乃云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何其謬哉唐明皇納壽王妃楊氏本陷新臺之惡而白樂天所賦長恨歌乃謂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則深没壽邸一段蓋得孔子答司敗之遺意矣春秋為尊者諱此歌深得之

致知格物

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此最是要切交會融

貫處蓋欲致其知全在格物而物不能格何由可以致其知求諸孔聖之言惟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此一句最於致知格物極其淵妙蓋松柏物也察其因何而歲寒之際獨後凋是欲格其物理也苟能格之則然後知之三字為真致其知矣何以見其格之正如禮器所謂如松柏之有心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則知其為得氣之本而歲寒後凋矣是也

學齋佔畢卷一